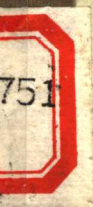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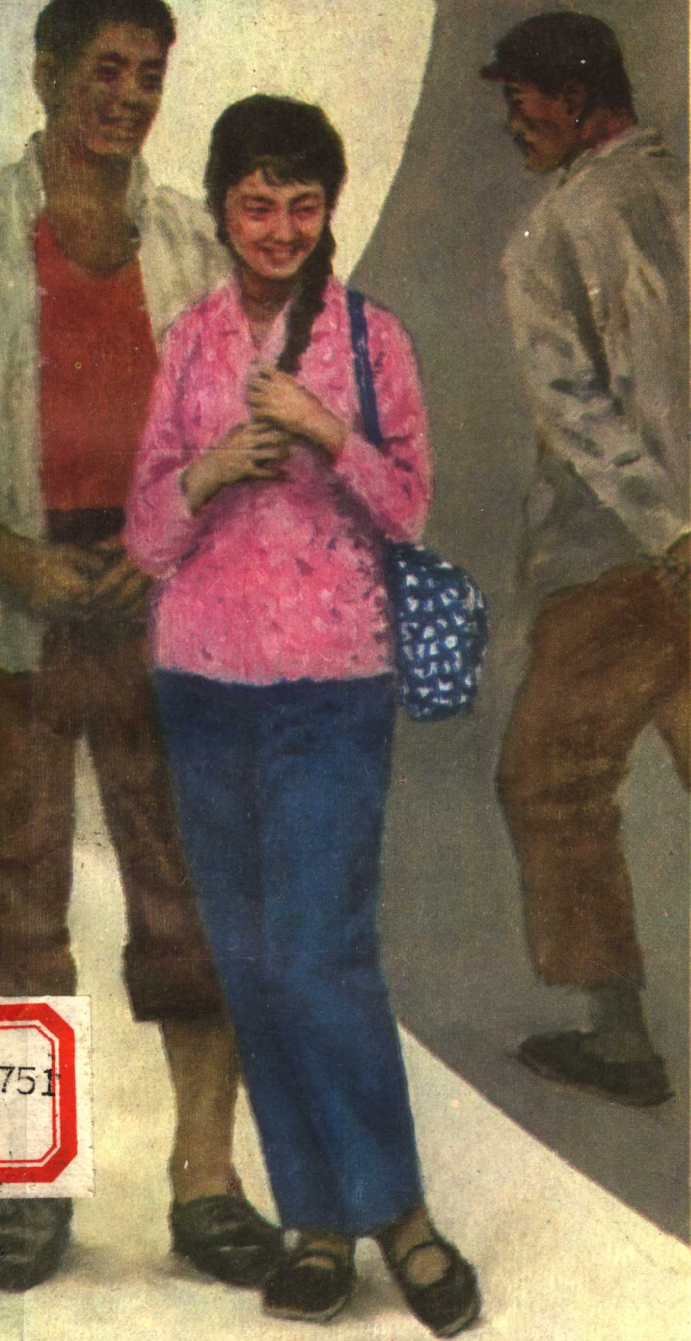


山猫嘴说媒



中篇评书选

山猫嘴说媒

中国曲艺出版社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山猫嘴说媒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31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6.5

1985年1月第1版

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1——14000册

书号：10227-058

定价：0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中篇评书集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，语言丰富生动，情节错综交织。《山猫嘴说媒》以十年动乱后期为背景，光棍二庄的干部、群众，同媒人山猫嘴、小白鞋之间展开了一场反对买卖婚姻、移风易俗的斗争；《定盘星》叙述三中全会后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袁家湾村引起的一场风波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各种人物对新事物的不同态度；《移花接木》描写了四个回乡知识青年，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，各有离合悲欢，伴随着人物的成长出现了传奇性的爱情故事。

目 次

山猫嘴说媒..... 范乃仲(1)

定盘星..... 赵中又(85)

移花接木..... 张建国(142)

山猫嘴说媒

范乃仲

一 媳妇迷

各位，有到过光棍二庄的没有？没有，好。这是个小地方，在豫东地面，十几户人家。地方虽小，倒也有点意思，现在介绍一下。这一带一溜排列着十个小村子，叫做大庄、二庄、三庄、四庄，一直排到九庄、十庄。唯二庄冠以“光棍”二字，为什么？这个庄子座落在一片盐碱淤洼之中，盐渍水淹，庄子里一棵树也不长。姑娘们不往二庄嫁，连鸟儿也不往这里落。那年秋天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只蝉，飞了一上午，找不到一个树枝儿，累得掉地下摔死了。所以落了个光棍二庄的名号。有一首打油诗，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：

“十里大荒坡，
泪水流成河。
姑娘不往这里嫁，
鸟儿不在这里落。”

旧社会土匪如蚁，非淹即旱，天灾人祸，岁无宁日。人们受帝、官、封的压迫是最厉害的了。解放后，阳光普

照，大地生辉。经历了土地改革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，步步高升。挖了台田，修了公路，群众生活提高了不少。“光棍”二字早被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又有人作打油诗一首：

“东风吹来处处春，
莫道“光棍”扎下根。
二庄不复昔日比，
楼堂瓦舍一片新！”

其时树木葱茂，机器轰鸣，人欢马叫。年年出售余粮，岁岁登上红榜。哪知道路曲折，风浪再起。文化大革命中出了个“四人帮”，为了篡党夺权，颠倒是非。淫威所及，二庄亦不能幸免，“光棍”二字随又被人想了起来。有人不免感慨万端，又作打油诗一首：

“种地人不念种地经，
丢下犁耙搞‘斗争’。
斗得草多禾苗少，
徒叹紧箍咒不灵。”

这个《山猫嘴说媒》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个年代里，二庄正在走下坡路。是个婚姻悲剧。终久，又成为喜剧。这都是后话不表。说的是这个小村子上，有一家媳妇迷。弟兄三个，大郎、二郎、三郎，全是光汉。大郎三十露头了，二郎二十七八了，小三今年也二十四五了。弟兄三个五大三粗，象三只虎一样，就是说不上媳妇。吃亏吃到那个“光棍”二字上。眼下搞对象的头一条，先讲究庄子穷富，生产高低。你那个庄子带着光棍的帽子，谁还跟你结亲！

人一到二十多岁的年龄，谁不想媳妇？大郎二郎自不必

说，连他爹也想媳妇。他爹想的是儿媳妇呀。三郎娘早已病故，三郎爹是个老实人，五十多岁，姓蔡，小名叫牛儿。牛马比君子，这个人生来憨厚诚实，勤劳安分。现在年岁大了，加上一个老字，叫老蔡牛。至于蔡有福的大号，只是会计的名册上用一用，平常是没人叫的。老蔡牛为这三个光汉几日夜发愁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。儿子说不上媳妇，岂不是要绝后了？也对不住死去的孩子他娘。逢人就说：给俺郎操操心吧，吃俺郎的大鱼吧！见人就讲：俺郎要求的条件低，闺女有点毛病也没有关系，聋子哑巴也愿意！

这个庄上的生产队长叫王老六。王老六是个能人，外号赛诸葛，土改时的积极分子，合作化时入了党。一九六六年被选举上台，当了十年的队长了。论他的本领，早该把二庄搞好了，可是他没有把二庄搞好。在那个年月，他不得不使出他的“两面派”的招数，见了“老造”就谈斗争，见了群众就谈生产，结果两下失误，上下受压。闹得他只有应付之力，没有还手之功，勉强没有倒台。王老六眼看着庄上的光汉这样多，心中惭愧，想了些弥补的办法。向全队社员发表声明：队委会决议，凡给本队小伙子说停当一宗媒，贴补他三百个工分！以资鼓励说媒的积极性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也有几个人跑了几趟，可一个说成功的也没有。因此，这个措施也失败了。

二庄的这些情况，叫九庄的一个常说媒的人听说了。好极！这个常说媒的人外号叫山猫嘴，怎么叫山猫嘴？此人好吃懒做，说媒为业。这也罢了，偏偏他那个嘴为常人所不及，能吃出一些名堂来，才落个山猫嘴的绰号。他那个嘴能吃出一些什么名堂呢？以吃鱼而论，他能一个嘴角进

鱼，一个嘴角吐刺，舌头一裹，肉儿刺儿立见分明。这是一种技术，长期锻炼，熟能生巧之故。说起这话来，此人还有一个绝招，他吃西瓜象吹口琴一样，嘴头顺着一块西瓜左右两遭儿，立刻完了。只见籽儿从嘴角上流水般地冒出来，众人无不称绝。山猫嘴乃新“突”上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近门二叔。这位支书大名叫张金龙。大名好听，小名可不好听，小名叫三舜。怎么叫三舜？排行第三，当初他的父母给他取了一个舜字作名，原是用的反义词，实际是希望他好的意思，那知道后来他真的舜了。三舜上台以后，山猫嘴又活跃起来。他的这宗行业早已被老书记停了几年了，盼望有重新开张的一天，如饥似渴，现在终于盼来了。老书记是谁？老书记也有个外号，叫黑老包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黑老包任这一带的编村党支部书记，老干部了。如今是十庄公社的党委书记，这一带统归十庄公社管辖。黑老包疾恶如仇，爱憎分明，性情直爽，深得群众爱戴。因此，却为一般社会渣滓所怨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就被打倒了。黑老包厉害呀，当年什么时候山猫嘴的嘴馋了，什么时候拔他。现在黑老包被当作走资派撤了职。三舜一伙上台，好了，山猫嘴的说媒勾当又大干了起来。

二庄竟然有一家媳妇迷，山猫嘴听说以后，高兴万分。别看二庄穷，常说媒的人都知道，越是穷地方油水越大。富地方横竖有大闺女自愿到那里去，还有媒人什么好处？越穷越舍得花钱啊！因此，这一天山猫嘴草草吃了点早饭，留着空肚子，赶忙到二庄去。临走时交代他闺女凤兰：晌午不回来了，不要给我留饭了。山猫嘴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老婆早死去了。乌鸦窝里抱出了个凤凰，凤兰可是个俊俏

无比、工作积极、思想进步、百巧百能的姑娘，暂且不表。

二庄九庄相距十里。昨天山猫嘴就托人给老蔡牛带个口信：媒人到！——山猫嘴给老蔡牛说的是那一家呀？天知道！连山猫嘴本人这时候在去二庄的路上也不知道。到了男方，投男家之所喜，择男家之所信，他随时可以编造出一个女家来。

反正山猫嘴的目的是钓一条大鱼儿。这个门道算叫他瞅准了，二庄这边得了媒人要来的消息，可忙坏了。这里三年没来说媒的啦，简直象迎接天神一样。老蔡牛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赶集买菜。请人帮厨，煎煎炒炒，早早把酒菜备齐。三郎儿一齐动手，屋里屋外打扫清洁整齐，山猫嘴潇潇洒洒地来到了。这人四十多岁，头戴时兴的灰色涤卡学生帽，藏蓝色四兜上衣，左上兜别了一支钢笔。三合一黑色夹裤，塑料底鞋，古铜色尼龙袜，左手掂着一个手兜儿。似乎是个退休工人。此刻暮春天气，山猫嘴一口气走了十里，来到二庄，累得头上汗津津的，他将帽子向脑后推了推，和言悦色，笑容可掬，抢前几步伸出手来，要和老蔡握手——山猫嘴这时拿的是好脸呀，还有耍脸，说变就变。现在用得着这副好脸，挺热情的。

老蔡牛慌忙迎上去。老蔡牛是老实人，一辈子没有办过交际的事，没有握手的习惯呀。再说，他刚刚干了活，两手都是泥土，老蔡牛愣了一愣，这当儿，大郎在老蔡牛身后，一步跨到前面，把这个手代替他爹握了。山猫嘴打量了一下，老蔡牛土气太浓，老实太甚，绝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个握手的后生倒有点难缠，好！你孙猴子也跳不出

我如来佛的手心。走着瞧吧！

大家和山猫嘴寒暄了一番，把他让到家里。吸烟喝茶已毕，端酒上菜。山猫嘴自有一番谦让，实际早已闪开了身子，让酒菜摆上来。几盅酒喝下去，山猫嘴容光焕发，开始说道：“说起来，咱们还亲戚连亲戚呢！要不，我哪有功夫操这个心！”老蔡牛答道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！”大郎在下首偏坐上给他爹使个眼色，叫他不要插言，让山猫嘴说下去。山猫嘴继续说道：“我给郎说的这一家，寡妇熬闺女，千巧百能，只可惜这些年高门不来，低门不就，说起来也是您的运气好呢！”老蔡牛止不住插言道：“俺郎弟兄们多，争衣夺食，不同单生独子，人家会不会嫌人多呢？”山猫嘴一拍大腿道：“咦！巧极啦！女家挑来拣去，着眼的就是一个多字，人多就好。现在一人一份，各不相碍，说什么争衣夺食！人多势众，在一个寡居妇女看来，人多正是一个大优点！”老蔡牛听了这话，心中虽喜，仍不落实，又道：“俺这里地薄人稀，活儿重，收入差，生活苦，只怕人家不愿意！”山猫嘴哈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奇事！那边闺女胸有大志，非平庸之辈。她平常闲说话时说过，光棍二庄我倒愿意去，为什么？那里好比一张白纸，我爱画什么画就画什么画！我爱建设多好就建设多好！海阔天空，任我飞翔！你瞧，这话说得多有志气！穷，在她眼里，这是大大的好处！”

一派话把老蔡牛说笑了。想媳妇想迷了呀，焉能禁住山猫嘴这样一说！老蔡牛连忙让酒让菜：“喝！喝！叨！叨！”这一派话把大郎也说动心了。心想，现在真有这样的姑娘，莫非让俺弟兄碰上了？

各位，方才大郎使眼色不让老蔡牛插话，对着哩。他如果一声不吭，山猫嘴说话算找不到目标了。哪知老蔡牛说媳妇心切，非插话不可。他一插话，山猫嘴算是摸着他的麻骨了。山猫嘴平素最怕的是这种人，你光说，他就是不吱声。他一旁细细的听着你话里有没有缝子。言多有失，何况又是假的！早晚叫他听出玄虚来。山猫嘴有几次都是失败到这种人身，叫人家听出马脚来了，于是，这条“鱼”便脱钩了。大郎正是想用这个法子，可惜叫他爹破坏了。老蔡牛插了几次嘴，叫山猫嘴听出来了板眼，使他的话娓娓动听，全无漏洞。

“叨！叨！”老蔡牛热情万分，生怕凉了媒人，好菜又重了几盘。山猫嘴越发卖弄巧嘴，说道：“闺女二十五岁了，时兴晚婚，不算大。三郎之中，说哪一个？老哥，你的意思？”咦！好极。给哪个儿子说这宗媒，由老头作主，女家并不挑选，太好了。老蔡牛道：“哥呀，咱不外气。这个家叫你当了，你看给哪个说合适，就给哪个说！”山猫嘴仰脸大笑：“哈哈！这话叫你说到底了。我要不诚心诚意地给你拉套，我是个驴！出门碰炮子！”

说话投机，满桌欢喜。这样吃着说着，从上午十点吃到了下午五点，一顿饭吃了七个钟头。各位记住：山猫嘴呀！他一生的学问全在吃喝二字上，他吃得特别缓慢均匀。今天这顿饭他吃了七个钟头，有一次他吃了十二个钟头，今天吃的时间还不算长。

现在，吃喝将近结束，山猫嘴正暗暗庆贺今日得手。忽然窗外有个人影儿一闪，咳嗽了一声。谁？队长王老六来了。大郎机灵得很，听出来是队长的声音，抽身出来。

王老六拉他到一旁，对住他的耳朵小声说道：“乖乖，小心坐了他的轿。这个人九庄的山猫嘴呀！千万注意，不可轻信，他说袖筒里有个胳膊，也要摸一摸！”

大郎点了点头，回到席上，敬了山猫嘴一盅酒，说道：“大叔，听说九庄有个山猫嘴，是不是真有此人？”山猫嘴一愣：这小子当面点我的戏，莫非他知道了我的底细？又一想，他知道了又有何妨！我眼下毫无破绽，他至多给我打一下花胡哨。当时说道：“大侄子，你不问也罢。哪有给人家起这种浑号的？想必是婚姻不成，心怀不满，背地嚼舌，败坏人家，你千万不要听这个！”老蔡牛连忙捧起杯来，劝道：“喝，喝！管这些闲事做什么，喝，喝！”

大郎正色道：“这种浑号的虚实，未经调查，难辨真假，姑且不论。我要说的是，即使此人真的到我家说媒，我们同样欢迎。不过，要来实打实的。需要办什么场子，说到当面，我们不是小气人家。如果不讲面子，空钩钓鱼，敲我们的竹杠，小心鱼刺扎他的嘴！”

唷！山猫嘴听了，身上直冒汗。老蔡牛急忙制止道：“说人家山猫嘴干啥！你大叔又不是山猫嘴。”转脸向山猫嘴赔笑道：“老哥，叨！叨！”山猫嘴趁机说道：“大侄子，如果有人敢这样欺侮到咱们头上，照脸上扇他！不要客气！”

几句话支吾过去。山猫嘴看天色不早，不宜久恋，起身告辞。老蔡牛早在提兜里给他塞了一条大前门香烟，两瓶黄河趺香酒。山猫嘴拿起来一看，故作吃惊道：“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老蔡牛道：“你到女家去，怎么能空着手？人‘官’肚子不‘官’，里面还放着十块钱呢！快拿

起来吧！”说着，将提兜递到山猫嘴手里。老蔡牛老实忠厚，诚心诚意，真是一个大好人呀。爷儿几个把山猫嘴送到村外。老蔡牛粗中有细，往山猫嘴身边一贴，问道：“老哥，下一步咋办？”“啊！哈哈！”山猫嘴笑了几声，吟诗一首：

“墙里开花墙外飘，
二庄名声不为高，
引得百灵把家进，
还须一把谷穗抛！”

老蔡牛听了，连连说道：“明白，明白！”这当儿，大郎在后面，也吟诗一首，故意让山猫嘴听见：

“墙里开花墙外飘，
二庄名声不为聿。
梧桐自有凤凰落，
何用乌鸦把心操！”

这首诗作得太露了，山猫嘴料他是个愣小子，徒有血气之勇，不足为虑，佯作不闻，扬长而去。爷儿几个回到家里，老蔡牛有个问题还挂在心上：这个媒是给老大说呢？还是给老二说呢？遂说道：“你们三个都别走，开会！”

二郎这个时候才说话了。他一天没有说话，跑东跑西，端盘子上菜，伺候媒人。这时说道：“爹，别开会啦，棉花正要查苗补苗，已经耽误了一天，我急得火着。”三郎道：“‘老造’们来催那个大批判专栏哩，比你查苗补种当紧得多了。”老蔡牛道：“什么急事也得耐一会儿，开过会再干！”这时，大郎在一旁说道：“我算算帐，今天花了四十八元五角。”老蔡牛一惊：“天哪！一顿饭吃了三

百多斤粮食钱呀！也罢。”老蔡牛咬咬牙：“花了算啦！别说啦！咱们商量商量，今天这个媒，给谁说吧？”老头的意思，自然先着眼到大郎身上，大郎大了，最为迫切。首先提议：“那就给大郎说吧！”大郎摆摆手道：“别给我说，给二弟说吧。”二郎忙道：“不不。这样，岂不是把大哥拉下了？”大郎说：“二弟，反正我已经超龄了。给我说不成，把你也误了。我已经误了，岂能再误你！”二郎想了想，不妥。大哥三十露头了，现在不说，难道真的自暴自弃，打一辈子光汉？这时，三郎也连连说道：

“给大哥说，给大哥说。”大郎心中感动，说道：“我的好弟弟，你们想想，咱有个光棍二庄的名声，再加上我的年龄大了，岂不是嘴上抹石灰，白说！花钱也是白花！爹，你不要糊涂了，给二弟说吧！”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作父亲的要拿主意呀。老蔡牛并不糊涂。心想：大郎说的是实情。本来应当先给大郎说，可是，给大郎说成功的希望是极小的。二郎虽说二十七八了，也算正合晚婚年龄。如果他再耽误二年，也和大郎一样不可救药了。唉！把大郎舍了吧！我的乖乖儿！你爹对不起你！想到这里，老蔡牛狠狠心，说道：“好！给二郎说！二呀，你大哥处处让你，将来你说上了媳妇，要一样给你哥做饭吃，做鞋穿，千万别忘了他。你以后忘了我，忘了就算了，千万不要忘了你哥啊！”说着掉了几滴眼泪。二郎说道：“爹，还是给大哥说吧！”大郎说：“二弟，不要再往下说了。爹，你明天去催一催媒人，若有了音，就抓紧进行下一步！”

各位，大郎本来想和他爹说：媒人不靠实，把这宗婚事推了吧。现在决定给二郎说，这个话大郎不能出口了，

反而大力支持起来，心想：谁也没有长着前后眼，万一说成了呢，现在停住不说，岂不后悔，成与不成，力量用尽，问心无愧！当时老蔡牛听了大郎的话，心中欢喜。足见大郎也为二郎的婚事操心，遂说道：“好，我明天就去催媒人！”说罢，让三郎去写批判稿，署上全家的名字，赶快贴到专栏上去。腾出来爷儿几个明天抓紧下地干活，把今天的旷工补上不提。

且说山猫嘴离开了二庄，到哪里去了？到他师傅那里去了。他师傅是谁？小白鞋。小白鞋是谁？山猫嘴同庄邻居张天福的闺女，婆家姓张，娘家人喊她老张家，老张家外号叫小白鞋。什么意思？老张家三十岁丧夫以后，年头年尾穿着白鞋，不是穿孝，图的是俏。巧巧的个儿，小小的脚板，有几分姿色。为什么不改嫁？一嫁了人，就不随便了。她年轻时候，干过不少风流韵事。走过山西、陕西，混过“飞鹰”^①的营生。如今小五十了，人老珠黄，改行说媒。论她的本领，实在超出山猫嘴一筹。常对人讲：我拿着这班年轻人的婚姻簿哩，我说叫谁成亲，他跑也跑不了！我说叫谁拆伙，八个小炉匠也给他焗不到一块儿。山猫嘴着实佩服她，屈身自称徒弟。平素二人交往甚密，有了媒碴，彼此关照，互相帮助，不免狼狈为奸。

单说山猫嘴到了小白鞋家里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师傅，有碰网的了。”随手扔过去一盒锡纸烟。小白鞋拿白眼膘膘他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山猫嘴把二庄之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小白鞋听了，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打算屈男屈

① 图人家的财礼，隐姓埋名，嫁到男家，然后席卷而逃，叫做飞鹰。

女？”这是句行话。男屈财，女屈人。何谓男屈财？虚设女家，巧摆迷魂阵，将男家的财物骗来，是为男屈财。女屈人呢？偷天换日，瞒天过海，替媒代相，让一个俊姑娘嫁一个丑男人，不冒炊烟生米做成熟饭，是为女屈人。山猫嘴道“光棍二庄，普天底下，我到哪里去找光棍三庄来配他？自然是屈男了。”小白鞋道“既然拿了屈男的主意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山猫嘴道：“下一步，三庄集上偷相女婿。用移花接木之计，先扎他一枪，让他出血。”

那位同志问：什么是移花接木之计？这又是一个骗局。由媒人导演，将男方领到集上，让女方暗中相一相，不准直接见面说话。玩弄此法不难，集上人多，在十步八步之外，趁赶集人匆匆忙忙之中，如有人向男方青年看了一眼，媒人便趁机说道：相过了，相过了，这便是移花接木之计。下边，吃喝招待，索要财礼，黄金有价，说媒无价。视男方家底厚薄，随媒人之所需。

闲言少叙。当时山猫嘴说下一步要用移花接木之计，小白鞋不以为然。摇了摇头：“你老是当那个小庙里的神，不敢承受一点大香火！你往后也学有出息点。”“咋啦？”“咋啦？这种媒碴哪能握握搓搓的？只宜速战速决，狠扎两枪就走。不然，小心那庄上有能人，怕你想走走不掉了。”“啊！”山猫嘴倒吸了一口凉气：“师傅，你看咋办？”“我看嘛，大步往前走，这就去相亲！”

按当时农村说媒的风俗，偷相女婿之后，如果女方中意，下边才是相亲。现在小白鞋主张超越偷相女婿这一步，直接进入相亲。相亲这一步重要呀！一般由闺女的爹娘亲